

上海“乱世”情

HAI PAI WEN XUE



戊辰三月
阿英

海派文学
丛书

百家出版社



言志



海派文学惠存
王元化



名誉主编：茹志鹃

主 编：阿 章

副 主 编：树 棻

封面题字：王个簃

海派作品 海派风格 海味浓郁

独树一帜 独具慧眼 独运匠心

描今绘古 喜见乐闻 雅俗共赏

第三集

目 录

- 对通俗文学的再认识 贾植芳文 (277)
流风余韵录：寂寞的聚会 秦绿枝文 (281)
昨日风雨：神圣怪诞 边震遐文 (286)

上海“乱世”情 金 国文 谢春彦图 (4)

——披袈裟的女郎

这是一幅现实生活的图景，一出不该发生的悲剧。秀美的女郎肠断心碎，披上了袈裟……

作者以生动和细腻的笔法，歌颂了真、善、美，鞭挞了假、恶、丑。

离婚汉俱乐部 韦 谷文 蒋云仲图 (193)

一批二茬光棍同病相怜，互叹苦经。他们咬牙切齿诅咒女人，可又少不了女人。在作者笔下，他们的隐秘和心态，一一曝光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上海的女儿 周采芹文 程十发题字 (87)
林 铮译 谢春彦图

——麒麟童家族内史

海派京剧的一代宗帅周信芳，艺名麒麟童。他是怎样开始学戏、怎样成名，怎样创立麒派的呢？他的情人又是怎样

砸碎封建枷锁，跟他私奔，终于获得真正的爱情？她怎样忠贞不渝地热爱丈夫，怎样智勇双全地跟帮会头目周旋呢？周信芳爱女在此作了翔实披露。

征婚女奇遇

陆 棣文 贺国光图 (149)

一位征婚女受骗来上海相亲，飘泊街头，走投无路，又受一伙流氓之骗。这时，一位流浪少年，挺身而出，仗义相助，她化险为夷，并做生意发了财，那位少年又使巧计替她报仇雪耻。故事曲折，反映现实，讴歌正义，大快人心。

爷们不好惹

刘 星文 王白水图 (226)

土建三队的“爷儿们”，走塞外，下江南，成年累月地在建筑工地上奋战，成绩卓著。在承揽扬子江大饭店建筑工程中，“爷儿们”团结一致，维护了民族自尊心，斗败了倚仗权势侮辱女职工的邵处长和日本色狼大和田俊夫。当代气息跃然纸上。

活 宝

沈虎根文 蒋云仲图 (265)

本集责任编辑：舒孝明

本集发稿编辑：汪文郁 黄志远 张方晦

美术编辑：谢春彦

封面装帧：

上海“乱世”情

《海派文学》编委会编

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绍兴路5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 字数285,000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7,000册

ISBN7-900000-51-8 / I · 13

定价：2.70元

上海“乱世”情

——披袈裟的女郎

金 国文 谢春彦图



题记：

啊，钱，钱！为了钱，这人世间不知发生了几多悲剧。

——列·托尔斯泰

一辆灰色的小轿车缓缓地驶出了这所高等学府。轿车里，坐着一对年轻的男女。他们并肩坐着，脸色显得很深沉，充满着思考。

“乔婉，出版社的样书寄来了……”男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本装帧简朴的《犯罪心理学》。

乔婉摇摇头，“犯罪已经发生了……亚斌……”

男人有点羞惭。

小轿车在一所老式公房前停了下来。他们上了二楼。

“余静，余静……”他们呼唤着。

门开了。一个美丽的少女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他们有点惊愕。裹在余静身上的不是现代的时装，而是一件黑色的袈裟。

余静的神情有点呆滞和冷漠，双手合十，小巧的嘴里轻声念道：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“余静……”乔婉酸楚地抱住了余静，这个本来应该成为她嫂子的姑娘，现在却像虔诚的佛教徒一样。“你应该想开一点……”

李亚斌怔怔地注视着两个少女。这位心理学的讲师，已经无法用

逻辑的思辨和雄健的谈锋来解决眼前的难题了。一股复杂的心绪在他的心里涌动起来。他为此幕人生的悲剧而颤栗，为悲剧的发生而痛苦。

余静毫无表情地挣脱了乔婉，“我已经想开了……我已经没有了愁苦和悲哀……我感到非常宁静……”

墙上挂着他父亲的遗像，也挂着余静昔日的情人乔轩的尊容。

“余静……”乔婉叫道，“回到火热的生活中来吧……你这么美丽，这么年轻，又是大学生……你不感到可惜吗？余静，你难道真的这样吃斋念佛一辈子吗？”

“我已经写信给五台山的尼姑庵联系了……”

“余静……”李亚斌终于开口说道，“我不想在这里贬低宗教，但它确实是蛊惑人心的东西……你以为你得到了解脱，没有了苦恼和哀伤？你想求得内心的宁静？不，这只是饮鸩止渴……把目光放在明天吧……人生的道路上谁没有一点曲折和坎坷呢？正是这些曲折和坎坷教会了我们深沉的思考，教会了我们把握人生的罗盘……祖国和人民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大学生，就这样遁入空门，虚度终身吗？”

“余静，李亚斌的话你听到了吗？”乔婉推了推呆呆发怔的余静，企盼地问道。“等会儿我们去监狱看乔轩，你想去吗？”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乔婉和李亚斌心事重重地走出楼房。身背后还传来余静喃喃的诵经声：“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华为父母，……”

监狱到了。

李亚斌向武警出示了证件和介绍信。

“你就是李亚斌老师？”年轻的武警露出了敬佩的神色，“我听过你讲的《犯罪心理学》……想采访乔轩？可以的，他是你们大学的学生吧……”

李亚斌点点头，拿出一本样书签上了姓名，“送给你看看……”

武警受宠若惊地捧好了书，“谢谢，李老师……”说着他又看了看乔婉，“这位女同胞是……”

“我的助手……”李亚斌解释道，“介绍信上忘了写她的名字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武警有点为难，“进去再说吧……反正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久闻你的大名……”

他们见到了铁窗里的乔轩。这个面目清秀的大学生一下子显得苍老起来了。

乔婉有点难过，心里搅动着又恨又爱的酸楚。“你想请律师吗？”

乔轩目光呆滞地仰视着头顶上那一片蓝天，一群鸽子自由自在地翱翔着。

“市律师事务所我有熟人，可以给你请一个好律师……”李亚斌说。

“廖文裕抓了吗？”乔轩冷漠地问。

“抓起来了……”乔婉说。

“那就算了……我不准备请律师了……”他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。“转告余静，我对不起她，我不是故意杀害她父亲的呀……你们帮帮她吧，她是个好姑娘……”乔轩的眼里滚动着忏悔的泪水。

乔婉和李亚斌默默地注视着他，无言以对。

沉默。

……

谁能相信这位温文尔雅的大学生会是一个杀人抢劫案的主犯呢？

谁能相信这位痴情的男人竟会去杀害热恋的情人的父亲呢？

然而，事实真是这样。

法律是无情的，但法律也是公正的。他将得到无情和公正的法律的判决。

小轿车开走了。

乔婉和李亚斌在车座里痛苦地沉思着。看到了这幕悲剧的结局以后，他们决定修改那本《犯罪心理学》。

他们回忆起剧情演绎的每一个细节来。

这，不是很久以前的事。仿佛就在昨天，抑或是今天，明天也有可能发生。

一、一束马蹄莲

一对年轻的男女跳下54路公共汽车以后，没有立即分手，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步入车站附近的那座公园，而是在公园门口左侧的花卉经营部那儿停了，来。

“余静，到我家去……好吗？”男的惴惴地问，声音低沉而充满企盼。为了这个主意他考虑了好久好久。

被叫作余静的姑娘莞尔一笑，说：“好是好……可是，我爸爸今天晚上要走了……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他发现她的笑脸里掩藏着一丝难言的忧郁。他知道余静的父亲是中学教师，退休以后一直无所事事。

“家乡一所中学请他去教史地课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他失望地叹息了一声，默默地注视着余静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补了一句，“家里都为你准备好了……”

“乔轩……”她喃喃叫道，迷人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男人。

此刻，她真想敞开心扉把久憋在心里的苦闷都向他倾诉呵！她张了张嘴，梗在喉咙里的话终于又咽了回去，声音也变成了十分微弱的沉吟，“怎么说呢，乔轩……算了，以后再说吧……我走了……”

说着，她已经慢慢地放开了脚步。

“你等一下……”乔轩叫住了她，伸手在她丰满的肩膀上拍了两下，随即转身走进了身后的花卉经营部里。

余静惘然地注视着他那魁伟的背影。

她的脑子里出现了另一个男人。在她还不知道爱为何物的时候，一根绳索就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了。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没有爱的激情，也体验不到爱的幸福。然而，她确实已经是他的人了，不是在法律上，也不是在道义上，更不是在感情上，而是在经济上……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根绳索也捆绑得越来越紧。她知道，再不挣脱，她将永远也别想挣脱了。即使现在，她也已经难以挣脱了。

“余静！”

乔轩已经从花店里出来了，手里捧着一束开着乳白色花瓣的鲜花。

“你这是……”余静不解地问。

“我们到公园里去走吧……”乔轩说，他发现行人们正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他们。确实，在一个姑娘面前捧着一束鲜花太罗曼谛克了。

余静身不由己地跟上了他的步子。

午后的公园里十分宁静。虽然刚刚进入五月份，阳光却已经有点灼热了。余静打开了自动折伞，粉红色的尼龙伞面投下了一片阴凉，也给她白皙的脸颊上抹上了一层迷人的红晕。

“余静，送给你……”乔轩深情地向姑娘献上了花束，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本来想请你上我家来的……现在，只能以此略表寸心了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余静的心里突然涌上了一阵激动的情绪。是的，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二十三岁了……她自己也几乎忘却了，可是，乔轩却是记得的。

“谢谢你，乔轩……谢谢你……”她颤抖地接过花束，“好香啊……这是什么花？”

“马蹄莲……”乔轩接过了她手里的伞，说，“它虽然不是名贵的花，但是，却象征着爱情的永结……知道吗，余静，爱情的永结……”

余静双手捧着马蹄莲，眼睛痴痴地凝视着质朴、素雅的花束，凝视着花束上的佛焰苞。

“爱情的永结……”她喃喃着，视觉渐渐地模糊起来，一股发潮的东西在她的眼眶里弥漫。

少女的心房又一次被乔轩的纯情撼动了。

四年同窗，一千四百六十个日日夜夜，他们相识了，相知了，相爱了……甜蜜的初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少男少女的心里萌动起来，拨动着少男少女的心弦。

“乔轩……”她冲动地叫道，“我答应你……”

她颤抖着，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他的怀抱。两颗心在颤栗中贴得很紧很紧。

在爱情的激励下，她决定挣脱那根捆绑她的绳索了。乔轩的手臂那么有力，她相信他有力量会帮助她挣脱那根绳索。

“乔轩……”

乔轩更紧地搂住了她。“余静，不要说话，什么也不要说……”

他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姑娘。四年来的相处中，他知道余静还被另一个男人爱着，但是，这并不能阻止他对她的感情。“应该相信，自己是生活的战胜者。”雨果的这句话一直使他对自已充满信心。自从入学报到见到余静的第一天起，余静的情影就在他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子，他决心征服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交往的加深，这种信念也越来越强烈。余静是上帝为他安排的，他想，另一个男人即使是部长、总理的儿子，乔轩也要把他击败。现在，当他搂着余静的身体时，至于另一个男人是谁，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。他深信自己在余静心目中的地位是

没有人能够企及的。

“乔轩……”余静轻轻地挣脱了他的搂抱，布满忧伤的眼睛注视着乔轩，“我……”

“别说了……余静，我们回家吧，为了你的生日，我妈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……”

余静站了起来，说，“我想先回家看看爸爸……他这一走可能要到暑假才能回来……”

“也好……”乔轩说，“那么你几点钟能到我家呢？”

余静想了想，说：“六点钟，不太晚吧……最迟也不会超过七点……”

“我等你，余静……”

他突然在她白皙的脸颊上吻了一下。

二、情人的生日

晚上七点钟。

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节目，在雄壮的国歌乐曲中拉开了帷幕。

“啪——”

电视机关上了。妹妹乔婉不满地咕囔道：“没劲！”

“死了头……”母亲范素芬喝斥着女儿，“打开吧，你哥要看……”

“关上就关上吧……”乔轩毫无表情地说。事实上，他的确没有心思看电视。余静到现在还没有来，他有点昏头转向。

桌子上菜肴都放好了，菜很丰盛。有冷盘也有热炒。一只很大的奶油蛋糕已经开了盖，上面插了二十三根彩色的生日蜡烛。房间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只是每个人的脸色有点阴沉。

“小轩，余静姑娘说定了来的？”范素芬用围裙擦着油腻腻的手指，不放心地问。

“烦死了……”乔轩忿忿地说道，“你是不是感到冤枉了？”

范素芬叹息了一声。为儿子的女朋友举办生日晚宴，做母亲的很不是滋味，她连余静的面也没有见过呢。乔轩是她溺爱惯了的，儿子执意要这样做，她有什么办法呢？再说，儿子告诉她余静自幼就失去了母亲，便也就照此办理了。

范素芬快快地走向厨房。

“哥，你平时一回家就想吃东西，今天是怎么啦？”

乔婉看着心神不定的哥哥，讥笑着问。她二十岁，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便领了执照干起了服装买卖。虽然乔轩对此大加反对，但是，她仍然坚持己见，走上了这条忍辱负重的道路。

对乔婉的话，乔轩不屑一顾。他用双手撑着两颊，注视着奶油蛋糕上那几个红字：“生日快乐！”

“我可饿得有点吃不消了……”她伸手抓了一只鸡腿，“大学生，来一点怎么样？别为了您那位可爱的余小姐而置自己与妹妹的死活而不顾……”

“去，去，去……”心烦意乱的乔轩被妹妹的嘲讽激怒了，“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成哑巴……”

乔婉狠狠地甩下了啃了一口的鸡腿，“大学生，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不是妈妈……你朝谁颐指气使？”

说着，她便拔掉了插在蛋糕上的生日蜡烛，切开蛋糕便吃了起来。

“小婉，你……”母亲气急败坏地从厨房里跑出来，“余静姑娘来了多难堪……”

“有本事自己买去……”乔婉指桑骂槐，“我几千几千里地往回赚，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呢。妈妈，我二十岁的生日又是怎样呢？一碗大排面……要不是朋友们在‘新雅’里请我，这辈子我都会懊悔不尽……”

她数落着，给自己倒了酒，满桌的菜一盘一盘地挟过来。

“小婉，你等一等，等一等让你吃个够……”母亲看到儿子骤变的脸色，惊慌地劝说着女儿。她担心倔强的儿子将会做出一场难以收拾的局面。

乔轩愤怒地盯着桌面上，他的手在颤抖。是的，他要掀掉这张桌子。

乔婉悠然地抿着红葡萄酒，吃着母亲为余静准备的美饌佳肴。脸上的表情十分冷漠，好像对于哥哥的愤怒和母亲的哀求都无动于衷，可是，在心里却搅动着许多难言的心酸和苦衷。

为了她从事个体经营的事，兄妹俩几乎闹到翻脸的地步。这次，当她听到哥哥的女朋友要来家做生日的时候，心里倒也挺高兴，她派头十足地攒出了五百元钱。这些钱，对于过一个小生日是够豪华的了，她想借此来缓和一下兄妹的关系。可是，后来当知道哥哥的女朋友也是

一个大学生的时候，使满心的不痛快，不知怎的，自从那一回在一个摊贩那儿受了屈辱以后，她便对女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反感。她从心底里瞧不起女大学生，虽然她自己曾经也向往过大学生的生活。

“咚，咚咚……”

有人敲门。

乔婉本想依然故我，给他们一个难堪，以发泄一下心里的气闷。但是，见了哥哥的样子，终于心软了下来，便独自溜进了房里。

母亲急忙整理起已被搅的不成样子的菜肴。“小轩，快去开门吧……”

乔轩不动，然而刚想发作的火气却因敲门声而压了下去。这样的局面，怎样向余静交代呵。心里又加深了对乔婉的痛恨。

“咚，咚咚……”

敲门声又响了，有点急促。

“快去开门吧，小轩……妹妹不懂事何必挂在心里，人家余静姑娘第一次上门……”

母亲催促道。桌面上经她一整理已经像个样子了，可惜那只大奶油蛋糕再也不能复原。

乔轩开门一看，顿时感到心灰意凉。站在门外的不是余静，而是他中学里的一个同学柏永琪。

“乔轩，家里请客啊……”柏永琪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看来我的吃福还是很可以的……伯母……”

“就是请你……”乔轩冷冷地说道。虽然他们曾经是好朋友，但现在已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这位经营小百货的个体户同妹妹倒是能谈得来。

柏永琪解开了牛仔衫的敲钮，对于乔轩的冷漠好像很不在意，拿出了一包装潢考究的外国香烟。

“乔轩，有点事想麻烦你……”他抽了两支烟出来。

“我不抽……”乔轩摆摆手，这位不识时务的不速之客看来要长坐了，“你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客人还没到吗？”柏永琪看了看腕上的手表，“已经八点敲过了……乔婉呢？听说她最近又发了一笔……妈的，现在做生意男的不如女的吃香……乔轩，你知道吗，现在人家厂里面也派了漂亮的女人去跑供

销呢，这世界真是变了，阴盛阳衰……”

“永琪，究竟是什么事，你快说吧……”乔轩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啰嗦。

心里却在想：余静怎么啦？莫不是又被那个男人缠住了？或者她要送走父亲以后再来？

柏永琪点燃了香烟，吐着烟雾说道：“听说你日语很好，能否帮帮我学习一下……这是我今天刚刚从外文书店买来的《日本语》……”说着，他便把一本厚厚的课本塞到了乔轩的手里。

乔轩正在出神地想着心思。柏永琪把书放到他的手里以后，他才又回过神来。

“这……”他有点惘然地看了看柏永琪，他不相信已经变得粗俗的柏永琪竟会与书结起缘来。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你也真是……”柏永琪面露不满的神色，“偶然求你点事情，架子搭足……说吧，到底肯不肯帮忙？”

“你怎么想起来学这玩意儿？”乔轩拿起书翻了翻，“这本教材倒是不错的……”

“乔轩，兄弟现在落难了……做生意比不得前几年，上个月又亏了三千多，再亏下去，老本也要蚀光了……趁现在手头还有一点，我想出去碰碰运气。人家说日本钱容易赚，只是辛苦一点……妈的，赚钱哪有不苦的？我准备去日本自费留学，只是这语言通不过，想请老兄帮帮忙……”

“自费留学？”乔轩笑了起来。关于留学的议论现在是大学生们的热点，公派争取不到便想办法自费。他实在不相信这位高中也勉强毕业的商贩，竟也钻起这种念头来了。“钱姑且不论，我知道你这几年发了不小的财，可是，你有什么专业？去考什么大学？个体经营学吗？”

“去考日本的语言学校……”柏永琪并不理会乔轩的揶揄，“我们那儿已经有人去了……老兄，帮帮忙，语言这一关全靠你了……以后兄弟不会忘记你的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永琪，不是我不肯帮忙，日语是我的第二外语，应付你们这种初级日语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不过，我觉得你们出去并没有多大的意思，‘苦力的干活’还不如做你的‘奸商’吧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柏永琪叹息着，缺少灵气的脸上密布了阴云，“乔轩，你

们是天之骄子，我的处境你是体会不到的啊……”

乔轩有点同情地看了看老同学，随手拿起桌上柏永琪的高档外烟，陪着抽了一支，以示对落难朋友的一点安慰。呛人的烟雾使他猛烈地咳嗽了几声，那同情也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。然而，他还是答应了柏永琪的请求，“好吧，不过，每星期也不能天天上课，今天就算了……”

柏永琪得到了应承便告辞走了。

乔轩又惦念起余静来。看起来，她今天是不会来了，他懊丧无比，起身向门外走去。

“小轩，你到哪儿去？”母亲在厨房里面问。

“出去走走……”乔轩沉闷地答道。

他路过乔婉的房间时，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乔婉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他看到地板上有一条质地极好的连衣裙，他觉得这条裙子十分眼熟，是的，余静身上穿着的不就是这种裙子吗？他想把它拾起来，但是，却见到裙面上污迹斑斑，乔婉把它用作擦地板的抹布了。

乔轩出了门，心里面涌上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愁怅。

三、女学生的烦恼

他走下轿车对驾驶员说道：“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时间我也吃不准，反正钱我都照付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轿车驾驶员有点迟疑，“我还要去接一个港客……”

他往驾驶台上丢去了两包外烟，“朋友，帮帮忙……时间不会太长的……”

这里是五十年代建造的新邨住宅。房子虽然不如眼下新建的这般合理，但绿化却是尽善尽美了。他走过一片草坪，来到了一座奶黄色的楼房里。

“小廖，你来了。”

敲开201单元的房门以后，一个消瘦的老人迎出来说道。

“余老师……余静回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你进来坐吧……”

他走了进去，好像对这里十分熟悉，很自在地在一张陈旧的沙发

上坐了下来。随后，便掏出香烟，悠然地抽了起来。

他觉得自己是他们的救世主，无论是他的老师余布衣，还是正在读大学的女朋友余静，都在他的资助之下。他的心里涌动着一种优越感和一种能够左右他人的快感。

“余老师，你准备几时去店里值班？”他很恭敬地问，当老师的成了他的雇员，这种得意是不便挂在脸上的。

“今天晚上就开始……”余老师推了推眼镜，有点悲哀地回答道。他叹息道：“让老师做这种事情真不好意思……”

“我闲着也没事……余静那儿你不要讲起……”

“我知道的……”

这时，门被推开了。余静捧着一束马蹄莲，脸色郁悒地伫立在房门口。

廖文裕在家里使她感到吃惊。

“余静，这是什么花？”廖文裕迎了上去，“这花一点也不好看……你要是喜欢花，以后给你买一些名贵的花来……”

“谢谢你……我就喜欢这种花……”余静毫无表情地说道。

廖文裕毫不在意，仍然殷勤地接过余静肩上的挎包，又很仔细地看了看余静手里的马蹄莲，“这是什么花？我给你多买几束来……”

余静不理他，却问父亲，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走？坐火车还是汽车？”

余布衣怔了一下，感到有点愕然。“走？”

“你不是要回家乡教课吗？”

“哦……是的，是的……”余布衣突然醒悟过来，“六点钟……晚上七点十分的火车，六点钟从家里出去……”

“要我送送你吗？”

“不，不用了……”

廖文裕插道：“放心吧，余静……我都安排好了……”

余静抬腕看了一下手表，“爸爸，那我就不送你了……我要休息一下。小廖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代劳送送爸爸吧……”

“余静，送余老师的事你不必操心……现在，你跟我回家去好吗？给你看看在‘凯司令’特制的大蛋糕……走吧，我为你过生日……”

“算了……我很累……”余静说，她想到乔轩为她准备的生日晚宴。

“车子已经叫好了……”

余静无可奈何地坐进了一辆豪华型的“皇冠”车。她准备去一下立刻就返回来的，那束马蹄莲也没有插进花瓶里。

廖文裕的家到了。装潢得十分豪华的客厅里春意盎然。这地方她来过无数次，不知怎么的，从来也没有像这次感到兴味索然。

“余静，你看……”廖文裕按住余静的肩膀，“这是为你定制的……”西餐桌上有一只直径足有一米的大蛋糕。

余静只是瞥了一眼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表示出很高兴的样子。她挣脱了廖文裕的手，走到沙发边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
“余静，我什么朋友也没叫，今天就我们两个人……我知道你喜欢清静一点……大学生嘛……十点十五分，你出生的时间，准时点蜡烛……”

廖文裕谄媚地说着。他紧挨在余静的身边，轻轻地抚摸着她。

余静麻木地接受着廖文裕的亲热。将近四年来，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毫无激情的爱情。在公园里想好的东西，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的。是的，要摆脱廖文裕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这根绳索捆绑得太紧了，而且一道一道还在继续缠紧。

“余静，想看看录像吗？不是黄带，内容很健康的……”在余静面前，他总是尽量把自己表现得高尚一点。

余静摇摇头说：“我马上就要走的……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一个同学家里……”

“别去了，余静，今天别去了……”廖文裕抱紧了她，“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一晚上吧……”

余静感觉到一张粗俗的脸庞正在向她接近。她有点恶心。当她想到这张脸曾经同另一个女人亲吻的时候，她便会产生这种感觉。

“我真的要走了……”她闪开了他。

廖文裕十分懊丧，他给她拿来了一罐刚刚开了罐的可乐。“喝了以后，我送你出去……”

余静确实有点口干了。她一口喝尽可乐，起身要走。刚刚走到院子里，突然感到头晕了，一股强烈的睡意袭了上来，似乎连站立也难以坚持，浑身酥软地朝廖文裕的身上倒去。

廖文裕不露声色地笑了笑。抱起余静，朝他的卧室里走去。

四、买来的爱情

他望着床上昏昏沉睡的女人，颇为得意。当他知道她要出去的时候，略施了一点小技，他在她喝的饮料里加了少许白色的粉末，那东西一经融化，便毫无颜色，也毫无气味。这种东西是香港带进来的，当然属于走私性质，所以常人是难以搞到的，而他却搞得到，因为他有钱，有的是钱。

她安静地睡着了。她的身上只剩下一对乳罩和一条三角裤衩，这也是他刚刚给她换上去的。为了她的生日，他从外汇商店花了48美元选购了这些女人的内衣裤。当然，其他的花费要更多一些。

空调机“嗡嗡……”地响着，送出阵阵暖风。五月里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了，但他怕她着凉，又不愿意给她盖上被子。他喜欢这样看她，欣赏她的玉肌和风韵。是的，这会激起他的情欲的，但他努力克制着这种欲念。发泄情欲对他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情，他曾经同很多女人有过这种事情，但那只不过是玩玩而已。对于她，他却感觉到自己很纯真，这是他的女人，他要把她保留到新婚之夜。

药物的作用快要过去了。他轻轻地抱起她，给她套上了那条雪青色的连衣裙。这是她喜欢的裙子，华亭路小商品市场上仅有的两条巴黎时装，他花了360元买了其中的一条。

穿好裙子以后，他又把她放平了，用一条纱巾一样的薄毯盖到了她的身上。这样，她醒来以后便不至于惊慌失措。尽管事后她知道她自己最隐秘的东西也暴露给他了。

他现在开始等待她醒来。房间里的气氛和色调都十分和悦典雅，很适合她这种女大学生的口味。她会高兴的，他想，能够看到她醒来以后莞尔的一笑，这次生日花去三千元似乎过于吝啬了。

他打开了分箱式的录音机，正好是他喜欢的一首歌，缠绵的女中音在房间里轻柔地飘荡开来：

请你对我说你爱我永不离开我，

就像一股爱的暖流多幸福。

伸出你的真挚双手紧握我的手，